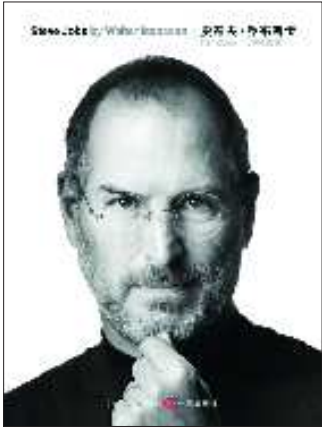


博观而约取,厚积而薄发。——苏轼

7 平凡生活



◆书名:《史蒂夫·乔布斯传》
◆作者:[美]沃尔特·艾萨克森
◆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鲍威尔对于即将面临怎样的局面应该早有准备。她在策划婚礼时,做请柬设计的人来他们家展示几个备选方案。屋子里没地方坐,她就坐在地上把样品展示出来。乔布斯看了一会儿,起身离开了房间。她们等着,他没回来。过了一会儿,鲍威尔去他的房间找到他。“把她打发走,”他说,“我没法儿看她的东西。狗屎。”

1991年3月18日,36岁的史蒂夫·保罗·乔布斯和27岁的劳伦·鲍威尔在优山美地国家公园的阿瓦尼酒店举行了婚礼。阿瓦尼是由石头、水泥和木头堆砌的建筑,设计风格混合了装饰艺术、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以及公园管理方对巨大的石头壁炉的热爱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风景优美。透过直通天花板的巨大落地窗,可以看到半月石山和优山美地瀑布。

大约50人参加了婚礼,包括史蒂夫的父亲保罗·史蒂夫和妹妹莫娜·辛普森。莫娜带来了未婚夫理查德·阿佩尔,他是个律师,后来成为电视喜剧作家(《辛普森一家》的创作者,其中霍莫的妈妈就是用了他妻子的名字)。乔布斯坚持他们都乘统一的包车前来。他想控制这场活动的每个方面。

仪式在阳光厅进行,外面大雪纷飞,冰川观景点在远处隐约可见。仪式由乔布斯禅宗师父乙川弘文主持。乙川挥杖敲锣,燃香诵经,大多数客人都难以理解。“我以为他喝醉了。”泰瓦尼安说。其实他没有。婚礼蛋糕是优山美地山谷尽头那半月石山的形状,但由于它是按严格素食标准制作的一没有蛋、奶或任何精炼的食品—很多客人都觉得难以下咽。之后,他们一起去散步,鲍威尔的三个高大威猛的兄弟开始打雪仗,场面激烈喧闹。“你看,莫娜,”乔

提要:

“作为单身派对那并不成功,但是对于像史蒂夫这样的人来说,那是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安排了,而且也没有其他人自告奋勇来做。”泰瓦尼安回忆说。乔布斯对此很感激。他想让泰瓦尼安跟他妹妹莫娜·辛普森结婚。虽然最后没有结果,但是由此可见乔布斯确实很喜欢他。

布斯跟他妹妹说,“劳伦是乔·纳马斯的后人,而我们是约翰·缪尔的后人。”乔·纳马斯,美国著名橄榄球四分卫。约翰·缪尔,被誉为“美国国家公园之父”,著作影响力深远。此句意为劳伦家善武而乔布斯兄妹这边善文。

在天然食品方面,鲍威尔跟她丈夫的兴趣一致。在商学院时,她曾在奥德瓦拉果汁公司做兼职,帮助那家公司做了第一个营销方案。由于鲍威尔从她母亲身上认识到自我独立的重要性,所以跟乔布斯结婚后,她觉得有自己的事业很重要。因此她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泰拉维拉,制作速食有机餐,配送给北加利福尼亚的很多商店。

他们不再住伍德赛德那幢孤零零空荡荡的大房子,而是搬到了帕洛奥图老城一个适合家庭居住的社区,房子迷人又低调。邻居包括眼光独到的风险投资家约翰·杜尔,谷歌创始人拉里·佩奇,Facebook创始人马克·扎克伯格,还有安迪·赫茨菲尔德和乔安娜·霍夫曼,是相当显赫的圈子。但这儿的房子并不引人注目,没有高高的树篱或长长的车道遮挡别人的视线。相反,这些房子一栋挨着一栋地排列在安静的街道两旁,路边有亲切的人行道。“我们想住在一个孩子们可以走着去找朋友玩的社区。”乔布斯后来说。

如果这处房子是乔布斯自己从头设计的,肯定不会设计成这样,这不是他喜欢的那种极简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。房子也不大,不显眼,不是那种会让人路过时驻足关注的建筑。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,是一个当地设计师卡尔·琼斯的作品,他的专长是精心打造“故事书风格”的英式或法式乡村小屋。



提要:

山西省翼城县“卖官书记”武保安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,其家庭存款由50万元飙至近800万元,据检察机关认定的非法收入为500余万元,武氏所干的营生,无他,卖官耳。这个数字也许不太惊人,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这样的“业绩”,也可称“骄人”了,在“一把手”这个“行业内”,称得上“一把好手”了。武氏用了什么高招呢?无他,哄抬官价术耳。

价,把价格抬得老高老高之后,便一把抛出,这样呢,价格就大翻特翻,利润就大赚特赚了。尽管这种哄抬物价的经营术在商场有点老套,但武氏将此术直接移植到官场中来,还真有点“创造性”。从鸟飞天想到飞机上天,在生物界里,这叫做仿生术,仿生术也是一种创造发明嘛。

武氏对市场哄抬物价术肯定进行过深入研究,你看他,将此术挪到官场里来之后,运用得多么娴熟!武氏从县长升至县委书记,第一举措就是大刀阔斧地进行干部调整。先是松开“风神”的“风袋”猛“吹风”,在县里召开的各种会议上,他逢会必讲要大手笔大破格大面积大交流地进行干部调整。造势之后,武氏便把这事晾在一边,故意将调整干部的时间拉

15 来自坟墓的控制

提要:

我的患者小组中有一位成员说:“我的父母都已过世,因而他们已不能再控制我了。”另一位成员则大胆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:“他们是不在人世了,亲爱的,但他们还活在你的头脑里!”适得其反的反叛和投降行为在父母过世后也可以长时间地存在。

许多人认为,一旦控制自己的父母过世了,自己就自由了。但是,心理上的脐带不但能跨洲穿行,而且还能伸出坟墓。我已经观察到几百例成人在父母去世以后,很长时间内对他们的要求和负面的信息依然忠贞不渝。伊莱,60岁,一位才智超群,敏于讽世的成功商人,对自己的处境作了十分精妙的评价:“在我自己的人生中,我仅仅是个配角。”

我头一次见到伊莱时,尽管他的资产已远远超过百万,却依然住在一居室的公寓里,开着一辆破车,生活方式与人不敷出的人无异。他对自己的两个已成年的女儿极为大方,但对自己却吝啬得近乎偏执。

我还记得一天他下班后来找我时的情景。我问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,他笑着对我说,今天他因为会面晚了,差一点儿把一笔1800万美元的生意给吹了。伊莱尽管平时是守时的,但那天却为了节省在楼前停车的费用,竟围着街区开车转了20分钟去找一个街头上可以停车的地方。为了5美元的停车费,他居然冒了损失1800万美元的风险。

我们探究了他热衷于节俭行为的部分根源。显然,父亲去世12年后,他的声音依然在伊莱的心中转荡:我父母都是穷移民,我是在赤贫中



◆书名:《中毒的父母》
◆作者:[美]苏珊·福沃德 克雷格·巴克
◆出版社:辽宁教育出版社

非学无以广才,非志无以成学——诸葛亮

长,等待来者上钩,把工作重心转到其他工作上;再之后是,抬高“帽子”的“单价”,对“财政局”、“教育局”等肥差,武氏并不轻易出手,他对那些问鼎者说:“那个地方说的人多,竞争太激烈。”这话的潜台词是:你想在竞争中获胜,那你就追加投资吧!这样,一顶原值5万元的帽子就会涨至20万,一顶原值10万元的帽子就会涨到30万。

考武氏之哄抬官价术,无他,武氏念的是一惊一晾一竞的三字经耳!惊也者,就是造势,就是吹风,就是制造紧张空气,把人心搞得发毛发痒发酵。武氏当上县委书记,当然知道“要想富,动干部”这个要诀,知道“官帽”是官场的紧缺资源,所以走马上任,就迫不及待地要调整干部。大会上讲,小会上讲,常委会上讲,四大家会议上讲,部门工作会议上讲,讲得干部诚惶诚恐,心惊肉跳,人人自危,个个亢奋,肥缺单位的头头要保位子,清水衙门的头头要换位子,没有一官半职的干部要争位子,吹风就可把干部欲望激起来,把胃口吊起来,把人心悬起来。之后,盘马弯弓,引而不发,武氏等人心在欲望之海里扑腾挣扎,他高居岸头,不慌不忙,钓线放在那里,他不拉了。

为什么不趁势打铁,快刀斩乱麻?这是武氏的高明之处,武氏要玩一玩干部,老猫捉到老鼠后会怎样呢?一口吃了?不,它要逗一逗老鼠。武氏本来也是个干部,他要怎样来显

长大的。父母,尤其是父亲,教育我要提防一切。他老是说:“外面是一个残酷的世界。你一不小心脚下,便会被活活吞掉。”他让我觉得,放眼望去,除了危险以外,不会再有别的什么。甚至在我结了婚,挣了很多钱以后,他仍然这样做。我怎么花的钱,买了什么东西,他都要严加盘问。每当我一不小心对他说漏了嘴,他的标准回答总是:“你这白痴!花钱这么奢侈,你得节约每一分钱才行。后面还有苦日子呢,生活总是这样,到了那时你就用得着这钱了。”这样就把我弄到了一分钱也不敢花的境地。我父亲从来不认为生活是可以享受的东西,他把生活看成是只能忍受的东西。

伊莱的父亲用自己生活中经历的恐怖和苦难预测儿子的前程。当伊莱走向成功的时候,当他要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时,总会听到父亲的训诫。父亲那大祸将至的预言成了伊莱头上高悬着的一个绳套。即使伊莱能买点儿自己喜欢的东西,父亲的声音也使其难以享用它。

他父亲对未来的普遍不信任也贯穿在对于女人的看法上。女人,也像成功一样,终有一天会背弃你。他对女人的疑心近乎偏执,连他的儿子也承袭了这些观点:

我在女人身上从来没有过不倒霉的时候,我从来也做不到信任她们。我妻子同我离婚,因为我总是骂她能挥霍。说起来这个女人可笑,她也就是买个手提包什么的,而我马上想到了破产法庭。在与伊莱配合治疗的过程中,可以看得很清楚,钱不是他与妻子间的唯一问题。他极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,尤其是温柔的情感,而妻子则发现这愈来愈让人受不了了。这一问题在他的独身生活中依然顽强存在。他对此是这样说的:

我每次邂逅女人,总会听到父亲的声音:“女人喜欢欺骗男人。如果你傻,放纵她们,她们就会把你的一切拿走。”我想我总是找那些无能的女人,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吧。我知道她们要不过我。我总是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资助她们,要帮她们创业,但从来不见现。我想我应当在她们没来得及耍弄我以前先耍弄她们。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可以信赖的女人呢?

16 武氏哄抬术



◆书名:《暗权术——暗权力Ⅱ》
◆作者:刘诚龙
◆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

武氏这术并非独创。“哄抬物价”术在市场上并不新鲜,当奸商要抛售紧缺物品,常常要进行一番运作,炒作一番,先是造势,大肆宣扬××物资快怎么怎么啦,制造恐慌气氛,然后按兵不动,居奇囤货,把手攥紧,惜售焉,然后制造争抢局面,可能还会演双簧三簧戏,让几个“自己人”竞